



外国教育论著丛书



〔苏〕瓦·阿·苏霍姆林斯基著

关于全面发展教育的问题

湖南教育出版社



外国教育论著丛书

关于全面发展教育的问题

ПРОБЛЕМЫ ВОСПИТАНИЯ ВСЕСТОРОННЕ
РАЗВИТОЙ ЛИЧНОСТИ

〔苏〕瓦·阿·苏霍姆林斯基 著

王家驹 张渭城 杜殿坤 白振汉 译

湖南教育出版社

关于全面发展教育的问题

〔苏〕瓦·阿·苏霍姆林斯基著

王家驹 张渭城 杜殿坤 白振汉译

责任编辑：胡本昱

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1984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120,000 印张：5.75 印数：1——4,500

统一书号：7284·336 定价：0.61元

出版说明

为了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我国教育事业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广大教育工作者和教育理论研究人员雄心勃勃，意气风发，决心做出新的贡献。为了使他们扩大视野，在工作中有所借镜，我们从一九八三年起就陆续编辑出版《外国教育论著丛书》。它将包括近百年来，特别是近五十年来世界著名教育家的重要教育理论著作。

世界近代有名的教育家不少，他们有各种流派，有各种不同见解的理论；有唯物的，也有唯心的；有进步的，也有落后的；有比较早一点的，也有比较晚一点的。即算是一种比较进步的理论著作，其中也可能掺杂某些不科学或不实际的成分。毋庸置疑，这些理论不可能全都适合我国的实际需要。因此，对外国的教育理论，我们绝不能生搬硬套，也不能囫圇吞枣，而应当象吃食物那样，经过一番咀嚼消化的过程，摒弃其中有害的或无用的东西，吸取其中富有营养价值的成分，用以提高教育质量，促进教育理论的研究，真正做到“洋为中用”。

我们编辑出版这样的丛书，尚属初次，缺少经验，难免存在不妥之处。我们热诚地祈望广大读者和专家批评指正，也欢迎提供有关译稿。我们决心和同志们共同努力，使这套丛书日臻完善。

译者说明

(一)关于苏霍姆林斯基的这部著作，原文编者在卷末作了说明，兹全译如下：

“瓦·阿·苏霍姆林斯基的这部著作，是在1969年10月至1970年4月期间用俄语写的。它是作者写的一篇关于自己所发表的主要学术著作的综合报告，它与上述著作合在一起，准备进行取得教育科学博士学位的答辩。这部作品附有作为它的写作依据的下列书籍目录：《培养学生的集体主义精神》(1956)、《中学的教师集体》(1958)、《培养共产主义劳动态度》(1959)、《培养学生的苏维埃爱国主义精神》(1959)、《我们怎样培养具有英勇精神的年轻一代》(1960)、《学生的精神世界》(1961)、《形成年轻一代的共产主义信念》(1961)、《劳动与道德教育》(1962)、《年轻一代的道德理想》(1963)、《苏联学校中的个性培养》(1965)、《儿童和青年的道德信条》(1966)、《巴甫雷什中学》(1969)。此外，目录中还列入了这位教育家已发表的下列篇目：《培养学生对劳动和公共财产的共产主义态度》(教学参考书《共产主义教育原理》(1962)一书的第九章)、《培养学生集体的方法》(原载乌克兰《苏维埃学校》杂志1969年第3、9、12期)。瓦·阿·苏霍姆林斯基在写作本书时还使用了以前所写的一些其他著作，其中包括当时尚未发表的著作。但是，作者在此书中(按照报告的题目)并不只是把他以前发表过的作品的基本内容加以概括，而是前进了一步：他提出了共产主义教育理论和实践中的一系列新问题，并对这些问题作了详尽的解答。

本书是按照手稿排印的，编者作了少量的删节和文字修改。”

(二)瓦·阿·苏霍姆林斯基于1970年10月去世，致使他提出的这篇为取得教育科学博士学位的报告未能进行答辩。但是，在他去世后，苏联教育界公认这是一篇优秀的博士论文。

(三)瓦·阿·苏霍姆林斯基的这部著作，是他对全面发展教育中一些重大问题的观点的高度概括，要言不繁，富有哲理性。唯其如此，它的某些部分显得很深奥、难解。翻译这本书对我们来说，确是一项难能胜任的工作。其中理解不透或误译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指出，以便再版时改正。

译者 1983年7月

序 言

作者曾经在一所普通中学当了三十五年的教师和校长，在这期间研究了与共产主义教育的中心思想——个性全面发展思想——有关的一系列问题。对理论问题的研究，是同作者和学校全体教师的实际工作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作者在同一所学校里跟同一个教师集体一起连续工作多年，这对于进行长期的实验，并且至少对两代人如何成长、发展以及参加生产和社会生活的过程进行观察，提供了有利的条件。目前即将从中学毕业的这批学生，正是在我们长期实际工作的头几年里当学生的那些人的子女。我们是为了解决学校的实际任务而进行这种研究的，这是我们的研究工作的一大特点，它势必会在科学研究工作的性质和范围内反映出来。我们必须保证做到：

(1) 把理论上的分析、研究和概括，跟探索对集体和个性施加教育影响的最有效的途径结合起来；

(2) 既要从历史发展上来分析个性全面教育的思想，又要以生活中不断提出的新原理来充实它；

(3) 要经常考虑到教学与教育过程的所有组成部分以及所有因素、方面和角度的相互制约、相互依赖和相互联系。

我们认为，在从事实际教育工作的同时进行科学研究工作，常常会使实践，特别是使科学研究具有一种非常重要的特点。一般说来，这种特点对于为时很长的教育实验来说显然是有代表性的：在同一时间内研究着好几个问题，然而在一定的工作阶段，

研究者集中注意的又是一系列复杂问题当中的某一个具体问题，例如劳动教育问题，世界观和共产主义信念的形成问题，智育问题等。作者是一个实际工作者，在研究某个具体问题的同时，不可能忽视教学和教育的其他问题、方面、因素、组成部分和角度。这样做，不仅没有给科学研究工作带来困难，恰恰相反，为深入分析各种教育现象的本质、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约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研究者逐渐懂得了：在实际工作中的任何一个方面，都不允许稍有放松、简单化和粗糙的做法，否则就会使所做的研究工作变得毫无意义。在选择教学和教育工作这一复杂过程的一个方面作为研究的对象时，必须使这个过程的所有其他方面都要达到一定的高度，使实践的水平能适应最高的标准和要求。

这种相互依存性要求我们必须考虑到，在学校中，在学校、教师和学生集体完成实际的教学和教育任务的过程中进行科学研究。有一条十分重要的，我们认为是客观的规律，这就是：不允许把研究者、教师特别是受教育者的全部力量和全部注意力都转移到跟当前研究的对象最贴近的那个实践领域中去。例如，在研究公民教育、爱国主义信念、理想和情感的形成问题的时候，就不许可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而去创造某些专门的、不同寻常的条件。也就是说，不要为了研究而在实践中去做些不自然的事情。遵循这个要求，就可以防止为研究而设置一些人为的“无菌”的条件和环境的危险。如果对现实生活中这个严格的、不可违背的、并且非常有益的、始终使人们保持清醒的要求不加考虑的话，那末在进行实际工作的同时又从事科学研究简直是不可能的。正因为遵循了这一要求，我们在进行实际工作兼从事科学研究的过程中，才不断地揭开了有关个性全面发展这一重大思想的一个个问题的新的方面、细节和特点。

例如，在研究审美发展问题的时候，我们就一步也不能脱离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即形成个性对周围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积极态度，而这种态度是属于德育的范围的。审美兴趣和审美需要问题，是跟个性的道德核心问题处于紧密的相互联系之中而展现在研究者面前的。于是就同时揭开审美教育问题和道德教育问题的一个新方面，即愿望、意向和需要的道德审美的修养问题。在研究劳动教育问题的时候，我们不能不考虑到，社会主义社会要求培养的人，是热爱某项具体劳动的人，是为某项心爱的事业献出全部力量的人，并且由于这种爱好和钻研而获得真正的幸福和完满的精神生活的人。这里根本谈不上什么用单一的劳动限制了人的生产活动范围，从而导致个性全面发展的某种片面性或不完全性，或在某种程度上跟个性全面发展相矛盾的问题。我们清醒地估计和考虑到：生活本身提出了什么要求，这些要求是促使科学技术进一步发展的条件，是在造福社会的劳动中，在不断钻研日益复杂化的劳动中最大限度地展现人的个性的前提。正是由于估计并考虑到这一切，我们才避免了形式主义地理解与个性全面发展的本质有关的最重要的道理。

把实际工作跟科学研究工作结合进行的多年经验使我们坚信：正确地理解、阐述和说明某个问题的理论的实质，是研究者（同时也是实际工作者）不断地从理性上深入研究事情的本质、理解具体的教学和教育问题的保证。研究工作和实际工作相结合产生的一条规律是：日常工作好象被理论的光芒照亮了，由于有了理论思维而更加丰富了。正因为这样，实践才成为思想取之不竭的源泉，从许多新的微小的发现中抽出实质性的东西，从而产生了关于教育规律性的理论概括。正是由于实践不断地受到理论思想的光芒的照耀，并且成为思想产生的源泉，作者才写出了一些

书，在这些书里以统一的、相互联系的、相互依存的观点概括了个性全面发展教育的一些问题（德育、智育、美育、劳动教育、体育等问题）的规律性。然而，在日常工作中把实践和科学研究结合起来，绝不是指实践和理论这两者是机械地混合在一起的。尽管实践和科学研究是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的，但研究工作毕竟是一种独具特色的、在一定意义上说是独立的活动，不能把它融化在实践里。研究工作的一个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职能和方面就是：不仅要对各种教育现象不断地进行理论上的深入探索，而且要对各种问题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进行思想上的分析。如果对过去已经做过和已经达到的东西不作深刻的分析，对前人的理论遗产不进行经常的思索，那末，一般地说，科学研究工作便是不可思议的。而在研究个性全面发展教育的问题上，忽视历史的观点则会导致研究工作的一知半解，使这一工作进展缓慢。

跟实践紧密结合的科学研究工作，给我们揭示了一条非常微妙的规律，我们认为这条规律不仅对学者而且对每个教师都很重要。这条规律的实质可归结为：要在任何一件实际工作中获得成功，就不仅要有同今天的要求相适应的关于这项工作的知识，而且要具备一定的历史思维的特点。不仅研究人员，而且每个实际工作者，都必须从多年的发展的观点来看待各种教育现象，必须理解其真谛和渊源，以及这些教育现象到了今天又是怎样合乎规律地继续着这一社会的、道德的和创造的多年过程的。

在研究培养全面发展的个性的问题上，作者一向依据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教育的学说，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文化遗产那些经过实践检验的理论原理，苏联共产党的纲领，党和政府关于我们当前共产主义建设问题等文献。作者进行的科学研究工作是经常跟实践结合起来的，这就特别坚决地要求对各种阐述个性

全面发展问题的理论著作进行一种独特的研究和分析。作者既是研究者，又是对儿童进行教学和教育工作的教师和学校领导人，而学校是国民教育的一环和人民精神生活的策源地，可以说，在学校这个小小的单位里，决定着人民的命运和前途。在这种情况下进行的研究和分析的特点就在于：理论不仅是照耀真理的光芒，而且是不断地改进实际工作的手段。深入钻研科学共产主义奠基人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对一个同时进行儿童教学和教育工作的研究者来说，可以此作为决定性的标准，经常用来检查自己所做的工作是否完满，是否正确。在研究培养全面发展的个性的问题上，深刻地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奠基人的著作，就会把注意力集中于主要的、主导的、起决定作用的问题上，这就是在培养新人的任务中，在社会上和学校里所做的一切工作中，都要把意识形态的、思想政治的和道德的因素置于首要地位。

作者把培养全面发展的个性的问题作为长期研究的对象，体会到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是帮助作者理解党和社会活动家以及教育学家的成千上万页著述的一把钥匙。作者经常研究克鲁普斯卡娅、卢那察尔斯基、加里宁、捷尔任斯基、基洛夫和勃列日涅夫的著作。在党和国家这些卓越的活动家的著作里，不仅总结了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培养新人的经验，而且深刻分析了人类走向个性全面而又和谐发展的历史道路。在这些著作中，无论对于理论或者对于实践，都有极为宝贵的东西，这就是在各阶级进行的政治和思想斗争的总的背景上，在社会政治和道德生活的背景上来阐明教育问题。在伟大列宁的著作里始终贯穿着一条主导的思想，这就是学校、教养和教育跟政治、社会生活和阶级斗争是不可分离的。列宁的著作以及党和国家杰出活动家的著作，对研究个性全面发展问题的研究者来说，是一个具有决定作用的理

论基础，在这个基础上，才能把我们时代的学校和政治、教育和人民的社会政治生活、意识形态和精神生活统一起来。

在苏联的许多教育学家和心理学家的著作中，阐述了关于培养全面发展的个性许多教育学和心理学方面的问题，其中包括 П·П·布朗斯基、А·С·马卡连柯、А·П·平克维奇、С·Т·沙茨基的著作，还有 А·М·阿尔辛尼耶夫、А·И·包若维契、Н·И·包德列夫、А·С·维果茨基、Н·К·岡察洛夫、М·А·达尼洛夫、Б·П·叶西波夫、Л·В·赞科夫、И·А·凯洛夫、А·Г·卡拉什尼柯夫、Ф·Ф·科罗列夫、Г·С·科斯丘克、А·Н·列昂节夫、Л·О·罗尔德基帕尼泽、Е·Н·麦丁斯基、Н·А·敏钦斯卡娅、Э·И·莫诺兹昂、И·Т·奥哥罗德尼科夫、П·Ф·斯瓦德科夫斯基、А·А·斯米尔诺夫、А·Н·乌兹纳捷、С·Х·恰里达罗夫、Л·Б·艾里康宁等人的著作。

我们准备分析这些论述个性全面发展问题的文献。对这个极为重要的社会教育学问题进行研究的每个作者，都在教育科学上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尽管这种贡献小到一砖一瓦，但如果没有它们，要想建立我们的教育理论的大厦，使教育理论为实践指明道路，那是不可能的。我们这些文献中关于个性全面发展的论述的特点是：每一位作者在涉及这个或那个具体问题的时候，都分析了问题的极为重要之点——发展是教育的结果，同时，教育和发展是统一的。因此这两个对个性形成极为重要的因素是相互依存的。

我们的许多教育学家和心理学家著作的一个宝贵的特点，是分析了正在成长的个性对周围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现实态度。这些丰富多采的现实态度是全面发展过程的内部动因之一。在全面发展过程中，个性获得各种新的特征，个性本身成为积极的教

育力量，人才会成为可接受教育的人。培养一个人的可教育性，使他能够接受环境、集体、教育者的人格、社会创造的文化财富的正面影响，这是各种教育现象的一个非常复杂的综合体，在实际工作过程中研究这些现象，就可以为丰富教育理论创造有利的条件。

在研究个性全面发展问题的文献中，有一种观点是很鲜明的，可以称它为历史比较的观点，即对社会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现象跟教育现象的本质进行历史比较性的研究。这些著作密切联系阶级斗争和社会的精神生活来分析个性全面发展思想的产生、变化和丰富的过程，这就首先引起了学校实际工作人员的很大兴趣，因为这些著作正在设计着学校、国民教育体系和教师教育工作的过程的未来。理解过去首先是为了更清晰地设想未来，而理解未来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现在的教育过程的文明。

全面发展的过程跟学校教学，跟学校和老师创造我们称之为教育环境中的领导作用的那一复杂机体是分不开的。许多苏联教育学家和心理学家的著作，各自揭示出教育过程某一创造性的方面，为解决全面发展问题作出了重大贡献。如何根据社会的需求和人的日益增长的精神需要来确定学校教学的内容，怎样进行教学才能使教学过程最大限度地促进禀赋的发挥和能力的发展，这些是科学的创造性探索的方向。由于这些探索，教育过程才得以完善起来，教师的技巧才日益提高。但是，教学对保证教育过程的实际效果问题，体现教育对发展的主导作用的问题，还没有得到充分的研究。

为了更深入地进行分析，有些著作从人的全面发展过程中划分教养的两个基本方面——自然科学知识和人文科学知识的内容，这对教育学理论也好，对教学与教育的实践也好，都具有重大

的意义。在这个领域里进行的理论的和实践的探索中，还有许多不够明确的东西。对此生活要求进行各种研究，来帮助搞清楚：什么是人的教养的和谐性，在学校教学过程中，追求的应该是一种怎样的和谐性。

目 录

序言·····	(1)
个性全面发展思想的历史发展·····	(1)
在实现个性全面发展思想过程中生活提出来的一些理论 和实际问题·····	(12)
智育与个性全面发展·····	(34)
共产主义的信念和坚定的、不可动摇的世界观的形成·····	(51)
共产主义道德的培养·····	(67)
培养对社会主义祖国的热爱和忠诚·····	(81)
勇敢精神、对敌人的不可调和性和必胜意志的培养·····	(103)
全面发展的个性的集体主义特征的培养·····	(110)
劳动教育和个性全面发展·····	(122)
美育和情感修养·····	(134)
爱情的道德修养和对结婚、做父母的准备·····	(142)
关心年轻一代的健康与体育·····	(152)
教师的人格、教师集体与学生的全面发展·····	(157)
结束语·····	(163)

个性全面发展思想的历史发展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对以往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对文化、科学、学校、教育制度和教育理论的发展情况茫然无知，那末，我们定会感到自己孤立无援，象在黑暗中摸索走路一样。只有在人类已经走过的道路上没有什么东西使我们感到模糊不清和不可理解的情况下，理论的光芒才能照亮未来。

这一点适用于教育理论和实践的任何一条真理。而在解决个性全面发展的问题上，正确理解历史的方面则起着特殊的作用。对过去已经取得的成就没有深刻的理解，就不可能创造性地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全面发展的理论，更不可能用新的社会政治条件和意识形态的条件下所产生的新的规律来进一步创造性地丰富这个理论。

对研究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来说，深刻理解个性全面发展思想的产生、形成和发展这一过程的复杂性，是极为重要的。全面发展的思想在远古时期是作为一种关于幸福、关于人的完满的精神生活的抽象观念而产生的，虽然那时对幸福的追求本身也是一种现实的力量，是劳动者的要求。

在阶级出现之前的原始社会里，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是在每个个人和集体的活动中有机地融合在一起的。在阶级社会里，精神生活与取得生活资料的活动分离了——人们不再是平等的了，因为出现了劳动分工。劳动创造了人，但是在阶级社会里，劳动也使人受到奴役，劳动分工剥夺了人的自由。人在争取生存的长期

斗争中和在认识自然界的自发力量的过程中所获得和积累的知识，使人凌驾于动物界之上的知识，到了把人划分为敌对阶级的社会里，就从使人变得高尚的手段变为奴役和压迫人的工具。

剥削阶级是无法剥夺受奴役者的精神生活，使之变成只会说话的牲畜的。这不仅在客观上是不可能的，而且也是他们所不敢想象的。剥削者始终不得不按照他们所需要的方向对受奴役者的精神世界施加影响。科学共产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深刻地说明了在阶级社会里知识、科学、教育、文化财富的矛盾的本质，同时他们也指出，对压迫者来说，巧妙地对劳动者的头脑施加思想意识的影响，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关系生死存亡的问题。

在古代社会里，剥削阶级的奴隶主们为自己子女的教育提出“身心既美且善”（各种美德的总和）的思想。古希腊把“身心既美且善”看作是那些不靠自己双手劳动而生活的人的智育、德育、美育（缪司教育）和体育（体操教育）的一种和谐的发展。这种发展是把体力劳动排除在外的，在奴隶制社会里，体力劳动被认为不是自由民应做的事情。但是，剥削阶级把精神生活与劳动分开，因此实质上就限制了他们的后代的精神生活。

当然，古代创造的无比瑰丽的精神文化珍品证明，那时提出的和谐发展的观念，对人类全部历史是有重大进步意义的。不过，不应忘记，受剥削的奴隶们当时是完全被剥夺了接近知识、文化和艺术的权利的。古代社会创造各种精神财富，不仅是为了使奴隶主贵族阶级生活得更加美满快乐，而且也为了巩固奴隶主的统治地位，而把奴隶们降低到做工的牲畜的地位，他们的命运只是从事体力劳动和盲目服从。

在古代社会，这种精神的、智力的生活跟体力劳动相分离，使劳动（它是生活、精神财富和美的创造者）受到鄙视。恩格斯